

西
軒
客
談

撰人不詳

中
華
書
局

西軒客談

此據今獻彙言本
影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西軒客談

蜂蟄之毒能螫人然其一螫則其毒甚銳再則漸減人得而加害矣故人之智勇貴乎慎所發使人有所不能測可也苟發之不當寧無不顧其後之悔乎

春三月雖有時寒沍終是生育之氣居多秋三月雖有時融和終是肅殺之氣居多亦猶治世雖不能無一二分害民之事而自是養民之意居多民忘其害矣亂世不能無一二分恤民之意而自是害民之事居多民忘其惠矣兩晉儘有人物非六朝隋唐可及但出非其時如冬月挑

李華不適於用為可惜也

歷代方士皆謂有不死藥以惑時君既而鍊藥不成或服藥而返速其至死者多矣其後金源氏之末道士丘處機應蒙古國主聘問有何長生之藥對曰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可謂傑然不群者矣

有人得於此而不得於彼者如堯舜之後不振夫子之窮顏回之夭與夫三代而下馬遷之刑楊雄之失節靜而思之在理則然否則不足為聖為賢得名譽於萬世也故昔人謂金榜若還無姓字王都必是有仙名其此之謂與

金源氏應奉翰林文字張廷有詩曰有客曳長裾袖刺謁

豪闊低頭拜闢者始得通姓名主人厚眷顧開筵水陸并
顧必承彼言語必順彼情不如茅簷下飽我藜藿羨讀是
詩則於其人之所養可知矣近世欲求若是者不數數然
也每取讀數過殊覺神爽飛越漸漬於心而有餘味焉
室燃一燈洞照四壁室中凡所有者無不見也若以蜀錦
灯笼罩之則不見矣人心為物慾所蔽也亦然

魚日游泳於洪波鳥日翱翔於太虛不復自知其居於空
水也使知其飛於空則墮浮於水則溺何哉以其無心也
有心則費力

秦始皇帝將葬匠人之作機巧者生閉墓中其後為項羽

所發亦不見有所扞拒世傳唐時有民發南陽一古墓初
觀墓側有碑斷倒草間字磨滅不可讀初掘約十丈遇一
石門錮以鐵汁用羊糞沃之累日方開開時箭發如雨射
殺數人乃以石投其中每箭發輒投數十石箭不復出遂
列炬而入至開第二重門有木人數十張目運劍又傷數
人衆以棒擊之兵仗悉落見其四壁皆畫以兵衛之像南
壁有大漆棺懸以鐵索其棺下金玉堆積方欲攫取俄而
其棺兩旁颯颯風起吹沙撲逆人面須臾風沙大作埋沒
人足壅至於膝衆驚走出門隨即塞一人出遲被沙埋死
不知何術也始皇墓藏機巧殊不及此何哉

羽毛鱗介人見其為物自其同類視之未嘗不為人也如所謂烏衣國南柯郡之類是已昔唐太和間荆南松滋縣南有一士人寄居莊中肄業初到之夕二鼓後方張燈臨案忽有小人身約半寸葛巾策杖入門揖士人曰乍到無主人宜寂寞也其聲如蒼蠅士人素號有膽略見如不見其人乃登牀責曰獨不存主客之禮乎復登案詬罵不已又覆其硯於書上士人心惡以筆擊之墮地叫數聲出門而滅俄有婦人四五或老或少各長寸許曰真官憐君獨學故令郎君共論精與何乃頑狂輒致損害今可往見真官語畢又數人至將士人驅迫而行恍然如夢初不肯往

被其咬啞四肢痛不可忍曰女若不去必壞女眼言訖又四五人走上其面士人驚懼而隨出門行至東堂遙望一門小如竹籬將及其門不肯入復被其齧恍惚之際已入小門見一人峨冠當殿坐侍衛甚嚴坐者叱曰吾憐女獨學俾小兒往何乃致害今當腰斬遂有數人持刀攘臂迎之士人大懼謝曰某愚騃肉眼不識真官乞賜餘生坐者良久曰彼既知悔叱令曳出不覺已在門外矣及歸書舍殘燈猶在天明踪跡其處見有小穴蜥蜴出入焉遂呼數人發之深數尺有蜥蜴千餘石一大者色赤長尺許即坐者也士人取蜥蜴積薪焚之次夕亦竟無虞亦異矣哉

昔人謂心有所主則不能動如北宮黝孟施舍皆心有所主故能不動每與客語國初人有慕城西承天寺浮圖絕顛所藏金銀佛像欲盜取者乃於昏夜間寂之後擲繩其級攀援而上金頂堅牢不可入每戍鼓夔夔而起乃急施鎚鑿以混其聲如是九三旦夕既得已復縋而下自他人視之不勝股栗而彼則自不覺有所恐懼者由志在乎得物故也此與列子所論商丘開之意同

三皇之時為春康節此語極有味非精深不能道也早春之時雖草木萌動而氣象自是可觀及乎立夏氣既至雖時物暢茂然却殊不是這箇氣象了也所以康節詠三皇

詩為孟春天氣早晨時不惟春而復謂之孟春謂之早晨其旨深矣觀乎是則此老心胸為何如哉

唐狄梁文獻公臨薨屬其家人曰佛以清淨慈悲為有而愚者乃寫經造像冀以求福女曹勿終身迷惑而不寤也此語不惟知佛亦可謂善學佛矣自韓愈以下九號斥佛者其見俱未及此

先儒嘗言靜坐中須是有物方可謂當主乎敬是也如釋氏所謂不可坐向黑山鬼窟裏必須靠一念子老氏之法如守黃庭存踵息意思皆一般大抵只要常存此心不要放釋一有不存不馳騖則落空也

前輩說作詩作文記事雖多只恐不化余意亦然謂如人之善飲食者肴饌脯醢酒茗果物雖是食盡湏得其化則清者為脂膏人只見肥美而已若是不化少間吐出物物俱在為文亦然化則說出來都融作自家底不然記得雖多說出來未免是替別人說話了也故韓昌黎讀書古今書殊無一言一句彷彿於人此所以古今善文一人而已宋仁宗於內苑賞花釣魚以金樸盛釣餌羅几上俾群臣入觀賦詩王安石見而食之殆盡帝聞知不悅曰安石詠人也設誤食一粒則已豈有食盡之理邪安石聞而銜之至神宗朝入相遂有祖宗不足法之說蓋謂此也安石於

學問文章儘有好處及觀諸其行乃忌刻若是吁豈士君子所為哉

唐李商隱凡作文必聚書於左右檢視終日人謂之癩祭魚宋楊大年為文用故事使子姪檢討出處用片紙錄之文成而後撥拾人謂之衲被

地理之說雖有其書謂能使人貧富生死余每未敢篤信其果能若是也且如近傳金源氏衰國人有善望氣者謂韃靼國有土山形勢雄偉王氣所繇聚金信其說乃先求通好為韃靼入貢俾使者請曰他無所求惟得是山以鎮我土足矣韃靼笑其愚伴許諾金人於是大發軍卒鑿掘

運載抵幽州城北積而為山修繕極其精巧疊石玲瓏峰
巒隱映松檜陰鬱秀若天成引金河水至其後轉機運料
汲水至絕頂出石龍口注方池伏流至仁智殿後有石刻
蟠龍昂首噴水然後東西流入太液池山有廣寒殿為楹
凡七仁智殿在山半為楹三山前白玉為橋長三百尺直
儀殿後殿在太液池中負抵上十一楹正對萬歲山山東
靈囿珍禽異獸在焉是為金主遊幸之所未幾韃靼攻破
燕城金人遷汴矣推此其說驗否蓋有不攻自破者云
許魯齋仕元世祖朝以哈麻短毀漢法不得行其學力求
歸田觀其與人書有曰春日池塘秋風禾黍夏末雨蓋老

麥收冬將寒困盈箱積門喧童雉架滿詩書山色水光詩
懷酒興是以心思意嚮日日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
此百周千折期必得此而後已魯齋雖不明言其所以求
去之意託言乎此然而人生得天地所與分內之樂亦不
過是矣每讀是言未嘗不手舞足蹈而喜其有以同是心
於百載之下焉

西軒客話

終